都是「震」的錯 不!都是「朕」的錯

文｜阿東哥

天災是「自然」還是「劫運」

近兩年來常聽聞「赤馬紅羊劫」，赤馬指丙午年，紅羊指丁未年，是中國傳統干支紀年中，火氣極旺的連續兩年。南宋人柴望寫了一本《丙丁龜鑑》，書中歷數自秦莊襄王至晉天福十二年期間，凡遇「丙午」、「丁未」連續兩年所遇到的變故，從而歸納出「每逢丙午、丁未之年多有戰爭與禍患」一說，成為日後民間傳說「赤馬紅羊劫」的概念。

有句話說「歷史不會重演，但總會有驚人的相似」。每六十年一輪的丙午和丁未，輪到了2026年和2027年，似乎是應證了厄運之說，今年確實發生了不少的災難與禍患，尤其是全球地震頻發，規模7.0以上的地震陸續在多國爆發，讓每個人的心弦都繃得緊緊的。

各國領導者遭逢天災，下達的關鍵命令和行動大致雷同，首先是宣告百姓進入「緊急狀態」，賦予政府調動資金與民間物資的特權；然後啟動「中央應變中心」，由領導者親自坐鎮，一條鞭指揮和調度；接著出動軍隊全面救災……盡最大的人事補救。

如果我們視天災為自然規律，今日各國「救災」標準程序是很全面了；但是如果我們視天災為冥冥中的劫運，想要「消災解厄」，「拔除禍由」，如今的作為尚有缺失。這缺失之處，我們可以從古代君王救災最高行政命令「罪己詔」中重新尋回。

公有領域



康熙皇帝戎像

▲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，康熙帝罪己詔自責道，「朕躬不德，政治未協，致茲地震示警」。

中國古代獨特的救災模式

中國傳統觀念中有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，那就是帝王的「罪己詔」。所謂的罪己詔是古代君王遭遇天象異變、嚴重天災，或施政失誤而陷國家於重大危機之中時，公開「自我道德檢討」，「施政和吏治檢討」，以及重新彰顯「德治」的正式詔書。

「罪己詔」是古代君王救災的最高行政命令之一，存在於一個從上至下具有強烈「天人觀」的社會環境，大家相信統治者擁有「君權天授」的神聖身分，對國家的興衰治亂有不可推卸的神聖責任，是以將天災異象歸咎於君王統治之失。帝王罪己背後的思想來源，在《冊府元龜・帝王部・罪己》中昭然若揭。

大意是：《尚書》曰：「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」《詩經》曰：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，斯戒懼之謂矣。」上天極高，使得人們不敢不彎著腰，心懷戒懼。國君是天地間的共主，能輔佐上天，安定四方，這是上天給予君王的權力。倘若百姓多有作惡亂紀者，導致自己陷於罪罟（法網）之中，或是上天降下災害以示譴責，或是治理國事舉措失當，或是國家接連遭遇飢荒之禍，或是道德教化做得不夠，或是風尚習俗發生偏差，全都是君王的罪過。君王要「引咎自責，周旋抑畏，不遑寧處。以至貶損奉養之具，咨求忠讜之議，發於感涕，以致其誠心，形於詔令，以申乎誕告」。要承認過失並且自我責備，以至削減日常用度，徵求正直的忠言，並將改正的誠意體現在詔令上，宣告於天下。

公有領域



▲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因天象異變發布「罪己詔」的第一人。

上天降下的災異，不要怪罪大臣；對於違法亂紀的百姓，也不要濫用刑罰。君王至誠地反省，由內心激發的這股善氣會感染群臣百姓，上下臣民受到感召，皆會起而效法，一同變好。如此異常的星象就會消失，最終美德大顯，功業成就。

典籍中說的「禹湯罪己」便是如此，故其興盛之勢如此迅猛，此話確實不假。

漢文帝的〈日食求言詔〉

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因天象異變而發布「罪己詔」的第一人。

文帝前元二年（178年）十一月，出現日食，漢文帝在詔書中說：「朕聞之，天生蒸民，為之置君以養治之。人主不德，布政不均，則天示之災，以誡不治。」他聽說上天生育萬民，並設置君王來治理他們，如果君王失德，施政不公，上天就會降下災禍來警示君王。

十一月的最後一天發生日食！漢文帝認為沒有比這更大的災象了，所以責備自己下不能理育眾生，上又損日月星之明，實在是無德啊！又說「天下治亂，在朕一人」，不管天下是安定還是動亂，責任全在我一人身上。

自責之後，就是反省與改正。漢文帝要求文武百官全力指出他的過失，但凡他看不到、想不到的地方，都要告訴他。同時還要推舉賢良方正又敢直言的人，來匡正他的不對，各級官吏也要整飭好自己的職責，務必減少民間徭役，多做利於百姓的事。

漢文帝說自己的德政無法達到遠方，總擔心蠻夷滋擾，現在邊防駐軍不能解除，同時又要加強京城的防禦，實在太耗民力。因此撤除自己身邊的警衛軍，太僕掌管的皇家馬匹留下夠用的就行了，多餘的都送往各地驛站。這位善於以德化民的君王，與其子漢景帝共創著名的太平盛世「文景之治」。

康熙十八年地震罪己詔

清聖祖康熙十八年七月（1679年），京師發生規模8.0地震，康熙帝罪己詔第一句自責道，「朕躬不德，政治未協，致茲地震示警」。我德行不足，政治協調失，所以招來地震示警。

康熙帝捫心檢討到底是哪裡做錯了？是不是官員為討好上級而剝削百姓？是不是大臣們結黨營私、任用親信互相勾結？是不是領兵的官員放縱士兵放火搶劫？是不是免除百姓的租稅和徭役沒有如實執行？是不是刑官有冤枉百姓的情況？還是王公大臣未能約束下屬，讓下屬欺壓百姓？只要有其中一種情況發生，都足以釀成災禍。

最後康熙帝將他的自責與反省詔告於天下，希望中外大小臣工一起互相勉勵，並從皇家內庫撥出十萬兩賑濟撫卹，震壞的房子由官府出錢修繕，嚴禁官員中飽私囊，「貪一錢者殺，貪百錢者株連九族」；同時號召官紳富民捐資助賑。

鐵腕君王啊！，無怪是「康乾盛世」的開創者。

要救災 也要消災

今日救災以「救災」為唯一目的，盡速讓社會回復秩序，讓百姓重回日常。古代救災則是「修德」與「人事」並重，除人事上積極救災之外，更以「消災」為主要目的；古云：「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」，上天會眷顧有德之人，所以君王會在災後嚴肅地自我道德檢討、施政檢討，吏治檢討，這種責問機制放在今日也不過時，甚至很有必要。「災者，天之譴也；異者，天之威也。譴之而不知，乃畏之以威。」

今日視天災為自然規律觀念已深入人心，不相信「天」「人」共振共生，不相信天災是天譴，不相信異象是天威，被天譴了還不明所以，那麼上天就會更進一步降下天災和異象讓世人深感恐懼。看到今年這麼多的戰爭與災禍，感到害怕嗎？也別怕，「種德」就行。

一尊石佛預示王朝興亡

文｜小光

甘肅永昌縣北部御山峽，曾矗立著一座聞名河西走廊的千年古寺，初名「瑞像寺」，隋代改稱「感通寺」，後來又以「聖容寺」之名流傳至今。

寺旁山崖上有一尊巨大的石佛，無頭而出，又身首合一，並與天下治亂與否似乎很有關係，這段傳奇要從一位東晉高僧說起。劉薩訶，佛門稱釋慧達，俗姓劉，名宰和，相傳生於東晉末年，行跡遍及北方與河西，是一位神異非常的高僧。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（435年），他行至涼州番禾郡，經過御谷山附近時，忽然面向山崖合掌禮拜，神情肅穆，還留下一句話：「此崖當有像現，若靈相圓備，則世樂時康；如其有闕，則世亂民苦。」

意思是這座山崖日後將現出佛像，若佛像完整圓滿，天下將安樂康泰；若佛像有殘缺，世間便會陷入動亂。說完這番話後，劉薩訶繼續西行，而他的話卻在河西大地上傳開了。

相傳劉薩訶圓寂於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，圓寂八十多年後，北魏正光初年，御谷山一帶突遭風雨雷電，一聲驚天巨響，岩壁裂開，一尊巨大的石佛顯現出來；石佛莊嚴雄偉，唯獨沒有「頭」。當地百姓一見，想起那則傳說，「佛像殘缺，天下大亂！」人們急忙雕刻佛首，想安置在佛身上，但始終安不上去，最終只得作罷。

不久之後，北魏朝廷內部爭權不斷，孝明帝突然駕崩，震動天下的河陰之變隨之發生，大批宗室與朝臣慘遭殺戮。北魏最終分裂為東魏、西魏，後來又分別被北齊、北周取代。

又過了四十多年，北周初年，涼州城東七里澗附近的夜空忽然出現神光，光芒照亮山野，遠近可見。當地百姓循光前往，在山中發現一尊巨大的石佛首。人們立刻想到御谷山那尊無首石佛，於是鄭重將佛首迎送過去，當送至佛像身前時，彷彿受到無形力量牽引，佛首自然與佛身契合，嚴絲合縫，分毫不差。缺首多年的佛像終於恢復了完整莊嚴的形象，人們深信這是天下將趨太平的瑞兆。

北周保定元年（561年），朝廷在佛像旁建寺，賜名「瑞像寺」。寺院建成後，傳說常有燈光照耀、鐘聲遠傳等奇景，香火日漸興盛。瑞像身首重圓的故事，也成為河西佛教最著名的傳奇之一。後世畫師還將山崖裂佛、佛首重現、僧俗迎奉等場面繪入敦煌壁畫，讓這樁神跡流傳千年。

然而到了北周建德初年，佛首又屢次墜落，僧侶和地方官府大為震驚，急忙上報朝廷。朝廷派出重臣親赴御谷山，多次舉行儀式重新安置佛首；白天看去，佛首安得穩穩當當，可一到夜裡，它又會墜落在地，無人能夠解釋。

不久後，北周武帝於建德三年（574年）下詔大規模廢佛，許多寺院、佛像被毀壞，僧侶被迫還俗，瑞像寺也未能倖免。數年之後，北周為隋朝取代，在河西信眾看來，佛首頻頻墜地，正是北周滅佛、國運將盡的警示。北周之後，隋朝建立，結束長期南北分裂，天下重新一統，佛法也在經歷北周滅佛的劫難後，再度興盛。瑞像寺得到修復，香火重新旺盛，相傳瑞像的佛身與佛首也在這一時期重新恢復圓滿。

隋大業五年（609年），隋煬帝西巡河西，親臨瑞像寺禮佛，下詔將瑞像寺改名為「感通寺」，並擴建寺宇，又命畫師臨摹瑞像形制，傳往天下寺院供奉。此後感通寺聲名遠播，成為絲綢之路上極具影響力的佛教道場。

NILOFAR/ADOBE STOCK



▲瑞像寺建成後，傳說常常有燈光照耀、鐘聲遠揚等奇景。

唐朝建立後，相傳唐太宗貞觀年間，御谷山附近曾出現鳳鳥蔽日的異象，後來玄奘法師自西域取經歸來，途經河西時，也專程到感通寺拜謁瑞像。唐中宗時期，朝廷還多次派使者向寺院奉獻寶物，感通寺不僅得到河西民間敬仰，也成為皇家禮佛、僧侶巡禮的重要去處。中唐以後，河西走廊一度為吐蕃占據，中原王朝對河西的控制削弱，商道與政局都發生巨大變化。感通寺雖歷經戰亂，卻屹立如常，後來改稱為「聖容寺」；無論政權如何輪替，御谷山的瑞像始終受到禮敬，來往河西的僧侶、商隊與行旅，仍會循著古道到山寺禮佛，稱其為河西「第一名寺」。

此後，聖容寺繼續經歷宋、西夏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的更替；元明以後，絲綢之路舊道的繁華漸退，聖容寺也日益沉寂，慢慢褪去了輝煌。到了1950年代，聖容寺的大部分建築不復存在，只保存著兩座唐代磚塔，以及石壁上的浮雕佛身遺蹟。1973年，當地發現一尊石佛首。人們發現這尊佛首與御山峽石壁上的佛身大小相合，被認為是傳說中的瑞像佛首。如今佛首收藏於永昌縣博物館，佛身則仍留在聖容寺遺址的石壁之間。